

DHSFS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DHSFS, Vol. 1, No. 1, 2026, pp. 137-150.

Print ISSN: 3105-1278; Online ISSN: 3105-12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dhsfs.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DHSFS.26.1.12>



人本主义文明对科技异化的消解——以《紧急皮肤》为例

梁祖念 (Liang Zunian), 王希腾 (Wang Xiteng)

摘要: N·K·杰米辛曾凭《紧急皮肤》斩获2020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但其中异化的身体形态与身份的关联却鲜为学界关注。现从“具身虚拟化”维度对其再解读,可发现:小说中的外太空星球是一个技术极权的场域,太空人的身体被具身虚拟化后,拥有了异化的身体形态。同时他还深受伪科学话语的精神侵蚀,被迫接受“去主体化”的异化身份。但太空人最终却通过返地任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解放,映射了人本主义文明对科技异化的消解作用。因此,从“具身虚拟化”角度出发解读小说不仅可以揭示算法中心主义如何通过科技极权重塑肉身形态、固化主体身份,更为理解智能社会中身体、认知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这为数智文明演进中的人机合理互动提供了具象化的文学参照。

关键词: 紧急皮肤; 主体性; 具身虚拟化; 身体;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梁祖念,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科幻小说。电邮: 1339193799@qq.com。王希腾 (通讯作者),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西方文论和当代英语小说。电邮: heatonwang@gzhu.edu.cn。

Title: Humanistic Civilization as a Remedy for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Reading *Emergency Skin*

Abstract: N. K. Jemisin won the 2020 Hugo Award for Best Novelette with *Emergency Skin*, y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ienated bodily forms and identity in the work has receiv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Reinterpreting the novel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virtualization,

Received: 12 Dec 2025 / Revised: 24 Feb 2026 / Accepted: 09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extraterrestrial planet depicted in the narrative constitutes a field of techno-totalitarian control. Once virtually embodied, the astronaut's body assumes an alienated physical form, reshaped and mediated by technological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he is subjected to the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of pseudo-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compelled to accept a de-subjectified and estranged identity. However, through the mission of returning to Earth, the protagonist ultimately achieves a dual liberation of body and mind, symbolically reflecting the humanistic diss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refore, approaching the novella through the lens of embodied virtualization not only reveals how algorithmic centrism, operat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 reconstructs corporeal forms and consolidates subject identity, but also offers a new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 among body, cognition, and power in an intelligent society. In this way, the text provides a concrete literary reference for envisioning more balanced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Emergency Skin*; subjectivity; embodied virtualization; body; identity

Author Biographies: **Liang Zunian**,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E-mail: 1339193799@qq.com. **Wang Xit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Contemporary Novels. E-mail: heatonwang@gzhu.edu.cn.

N·K·杰米辛 (N. K. Jemisin) 的中篇小说《紧急皮肤》 (*Emergency Skin*, 2019) 曾获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被视为当代科幻文学中反映现实危机的重要作品。在该小说中, 杰米辛延续了其对于种族、阶级与身体的交织书写。故事以一名“侦察兵”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 他穿戴着搭载人工智能的生物科技战衣, 应外太空统治者的命令重返地球采集赫拉细胞 (Hela)。但最终他却选择摆脱人工智能的束缚, 融入地球的秩序与生活, 象征了极权统治的瓦解和人类自主性的恢复。

目前学界对《紧急皮肤》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聚焦于生态批评、后人类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三个维度。济尔森 (Gerson) (2025) 以大卫·佩洛 (David Pellow) 提出的“不可替代性” (indispensability) 理论为框架对小说进行分析。他在文章中强调历史上被边缘化群体的不可替代性, 并由此提出应对生态与社会危机的新型世界建构方式。吉莱雷克 (Gilarek) (2022) 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框架, 系统考察了文学文本中资本体系对社会风险的差异化转嫁机制, 揭示出作品对晚期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及其发展困境的深刻反思。珍妮弗·李 (Jennifer Rhee) (2023) 则以后人类主义理论为切入点, 通过解构“完美人类”的意识形态, 质疑了技术中心主义对社会压迫结构的强化作用, 进而提出基于多元包容性的人类主体重构方案。但现有研究鲜从具身虚拟化的角度出发, 系统探讨《紧急皮肤》中个体被科技活动异化的身体与认知。本文认为, 《紧急皮肤》不仅是对个体身体被信息、技术禁锢的警示, 其还揭示了数智时代背景下技术与极权深度耦合对个体主体性的侵蚀, 并设想了人本主义文明对消解具身虚拟、恢复个体主体性的路径。

在接入互联网后, 人们就有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新的形式, 数字化生存的个体是脱离现实的一种虚

拟存在，是一种纯粹的符号化生存。该个体的行为、活动、身体状态等以多种维度被映射在虚拟世界里（彭兰，2019）。由此，具身虚拟化的概念应运而生。具身虚拟化（Embodied Virtualization）指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将真实身体的感知、行动能力投射到虚拟空间，形成与意识主体耦合虚拟化身的过程。这具虚拟身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体，而是与社会文化背景相交融的产物（李珍，2023）。被具身虚拟化的个体失去了身体自由，处于一种非自主存在状态。其无力抗争、追求、改变和创造，不再是权力主体（刘晓华，2022，p. 187）。借助具身虚拟化的概念，可以深入地分析技术极权对后人类身体的异化、伪科学话语对身份的异化以及个体重获主体性的路径，以揭示杰米辛对数智时代背景下技术极权化和身体异化的忧虑与反思。

一、具身虚拟化的身体——技术极权的产物

在算法时代，科技活动已成为国家谋求发展的必然举措，而技术控制则体现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但在缺乏伦理约束的情况下，科技活动往往禁锢个体身体，使其沦为仅为技术服务的载体。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着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其主导地位不仅催生出了统治阶级对生产工具的绝对支配，更是将触手伸向了人类本身。在此过程中，科技早已背离了“为人类谋福祉”的愿景，转而成为一种凌驾于身体之上的异己力量。它不再尊重生命的自然完整性，而是以效率、可控性和标准化为准则，将人类身体囚禁在技术构建的牢笼中（贾军，2006）。在《紧急皮肤》中，太空人生活的外太空星球是一个崇尚“唯科学主义”与“精英主义”，且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内部，科学技术已成为统治阶级（the Founders）剥削底层民众身体的手段，后者因此失去了主体性，沦为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存在。

外太空星球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极权国度。它的社会结构以“创始人氏族”（Founder clans）和“技术精英”（technorati）为顶端，并通过严格的基因筛选和社会分层，将底层民众“民兵”（militus）“仆人”（servi）和“农民”（agricolae）视为仅提供“工具价值”的存在。后者在前者的眼中只是“令人反胃的动物（disgusting animal）”。而奉命执行返地任务的太空人，便是底层阶级“民兵”（militus）中的一员。在这个等级制度分明的国度中，最高等级的“创始人氏族”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上层的“技术精英”则掌握着核心技术与信息控制系统，是统治阶级的化身在场，用于约束底层民众。正如小说开头统治阶级对太空人所说的“你是我们的工具”一样，以太空人为代表的下层阶级自出生以来身份就与国家严苛的等级制度耦合。“创始人氏族”和“技术精英”被赋予了近乎“不可侵犯”的神性，这意味着他们不再被视为普通“人”或“群体”，而成为社会秩序与真理的“超验存在”。

由此可见，对底层群众而言，他们的服从并非源于自身的恐惧或理性判断，而是基于对“神意”的感知与内化，无意识地遵从极为不公的社会制度。国家和政权在这种等级制度的支配下，不再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其成为一种以科技和等级为基础的“神权工具”，维系着统治阶级对下层个体持续而深层的控制与剥削。

外太空星球的文明建立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之上，但这些技术被统治阶级利用，沦为了巩固极权统治的工具。本应服务于人类发展的科技，却反而成为极权统治的“推手”，在与社会等级制度和审美标准耦合后，对个体身体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操纵与剥削。作为被派遣执行返地采集任务的“幸运儿”，太空人的身体被母国定向调配，呈现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赛博格（Cyborg）形态，是无机体机器和生物体的结合（欧阳灿灿，2015，p. 165）。尽管他的身体拥有超越常人的形态，但却

不为主体自由调控，完全服从国家和技术系统的控制。

奉命执行返地任务的太空人身披着精心调配的升级版“复合套装”（*composite*），后者能帮助他迅速适应新环境，是太空人的物理防护工具。太空人的皮肤甚至内置医疗急救系统，可通过纳米技术进行创伤修复，他的肌肉强度提升，身体疼痛消失，视觉增强。此外，太空人的脑海中植入了“动态矩阵共识智能”（*dynamic-matrix consensus intelligence*），该系统不仅指导他完成赫拉细胞采集任务，同时也监控其行为并控制其意识形态。虽然太空人是国家社会等级中的底层，但身上背负的“返地任务”让他暂时获得了优于同阶层中其他人的身体形态。他的身体已不再是自然的肉体，而是高度人工制造的、被技术赋能的“功能性机体”，是服务于特殊任务的“工具化身体”。国家对待公民身体显现出两副面孔：它既要强化身体，也要驯服身体；个体强壮的身体必须保持国家规范，顺从国家意志（汪民安，2022，p. 41）。个体的身体不仅是肉身意义上的身体，更是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杨庆峰，2007，p. 14）。因此，个体的身体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肉体，更像是一个政治隐喻，是社会秩序、文化体系的象征和工具。太空人经过精心改造的身体，实际上是外太空星球优生学理念与种族优越性在物理空间的具象化。他的身体已深度与母国的权力体系耦合，与国家的生产力挂钩，成为实现自身价值和阶级跨越的有效途径。这反映了国家统治阶级利用科技制造“高等人类”身体为自身服务的政治意图。太空人正经历主体性的消解与具身虚拟化，折射出科技极权对个体身体的全面控制与支配。

以太空人为代表的底层阶级必须依靠特制的“复合套装”（*composite*）才能存活。这个套装就宛如一个身份标识，不仅是他们这个群体的“阶级烙印”，更是外太空星球统治阶级的身体控制手段。由于被具身虚拟化的个体拥有着信息化、编码化的身体（刘晓华，2022，p. 188），因此外太空星球底层居民的生存窘境深刻展现了个体在技术统治与社会规训下，从有机生命向编码化、符号化“具身虚拟体”的转变。以太空人为代表的下层阶级被剥去了自然的皮肤，被迫穿上统治阶级精心设计的“复合套装”（*composite*）。这个复合套装不仅是个体的阶级象征，更是体现了编码化的身体标识。在外太空星球上，只有“技术精英”（*technorati*）和“创始人氏族”（*Founder Clans*）有权拥有高级套装，而底层阶级的套装功能受限，且无法生成永久皮肤。由此可见，复合套装已然是太空人存在的物质基础，它具有辐射防护、营养输送、氧气循环等功能。太空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套装的技术支持，一旦脱离套装，其身体将无法独立存活。该复合套装体现了极权技术向个体身体的内化——套装与太空人的身体深度绑定，后者的身体完整性不再依赖自身生物机能，而是全然受制于技术装备。他的身份由此被统一化、格式化，身体如同一个被技术化的“物件”般，成为了技术系统中的一个虚拟符号。自然皮肤的缺失表明太空人丧失了基本的生物自主性，但穿上复合套装并非意味着其自主性的恢复——他只是被迫接受了身份标识的赋予。由此可见，在外太空星球中，以太空人为代表的底层阶级不再作为有机生命体而存在，而是技术统治下的“生物机械体”。此外，由于被剥夺了皮肤，太空人仅以光滑的复合面具示人，是一个漂浮在营养液中的“无面人”。他具有金发和白皙肤色，外太空星球通过优生学筛选过的“理想”身体，体现国家审美体系中对“美丽”与“高贵”追求。但在其母国所声称的“完美”身份标识下，他的真实面孔却被遮蔽、情感表达被抑制。太空人的身体不能被自身所读懂，最终异化成一种可复制、可控且单调的视觉标识，这标志着他丧失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人类形态。把身体构成为机器式的器官组合，是生产驯服身体的重要手段（欧阳灿灿，2015，p. 223）。由于身体被机器重新定向调配，太空人个体的差异性已然消弭，他的生理差异被国家极权无情扼杀，所有个

体特征趋向同质化，自然身体被技术体系彻底规约。

身披复合套装的太空人不仅身体被编码化、符号化，他的身体隐私还被母国无情侵占。具身的虚拟化存在，一定伴随着关于隐私权的争论（刘晓华，2022，p. 188）。自出生起，太空人就失去了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力，身体隐私权消弭，这便是他被具身虚拟化的具象表征。所谓身体隐私（physical privacy），即是个体免于触觉干扰与侵犯的自由，可以通过排除来自他人的身体接触或对个人空间的入侵来实现（卢西亚诺，2016，p. 120）。由上文可知，作为被派遣返回地球执行任务的“幸运儿”，太空人的身体被“技术精英”定向重塑，使其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赛博格”（cyborg）形态。但这具身体本质上只是服务于返地任务的存在，并不由太空人自己掌控。太空人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自己的身体形态。科技已然成为无情侵犯个体身体隐私的“推手”，它迫使太空人的身体沦为系统的延伸与执行工具，最终成为“客体化”的存在。

太空人的身体隐私同样被嵌入他头脑中的人工智能无情侵犯。后者如同统治阶级的化身在场，可以远程操纵主体身体。为了将人工智能与深度融合，太空人神经系统被“技术精英”无情“篡改”。此外，太空人的复合套装是由碳基微珠、合成胶原蛋白纤维与海拉质粒（HeLa plasmids）构成的多层结构。其与人工智能紧紧相连，只要太空人将其脱下便会死亡。后者的生命权完全由高度组织化、技术驱动的权力结构掌握着。在紧急情况下，人工智能会激活这些材料，调整太空人皮肤的状态以满足不同的伪装需求。因此，太空人虽然能够获得不同的身体形态，但这一形态切换并不由其自主控制，而是由人工智能侵入其主体空间后生成的。人工智能进而实现了对太空人身体原子级的控制能力，后者的肉身形态完全由前者所掌握，他的身体隐私已被前者无情侵扰。在外太空星球中，技术介入人体已成为常态，前者不仅巩固了极权统治，还迫使个体在技术体系面前越来越被异化为“功能单元”。

此外，太空人的肢体行为同样受限，这意味着他的身体自主权已然被无情剥夺。为了确保返地任务的顺利进行，“技术精英”给太空人配备了一个“抬头显示器”（heads-up display）。这个机器在执行任务时会开启，为太空人导航路线并进行环境分析，后者必须按照显示器上规划好的路径前进。除了执行任务之外，人工智能还时刻关注着太空人的肢体动作细节，对可能“不正确”的动作进行干预和纠正，以避免暴露身份或引发冲突。其要求太空人执行任务时松开拳头，以免地球人将其解读为攻击性手势。这表明太空人执行任务时的行动路线完全由背后的智能系统规划和引导。他现实空间中的肢体动作、行动路径均被人工智能监视，并最终异化为虚拟空间中可操纵、可篡改的虚拟符号，这迫使他失去了自主选择行动路线的自由。这正体现了具身虚拟化的空间控制逻辑：个体身体移动轨迹不仅被监控，更被模拟和随意篡改；现实空间的动作变成虚拟空间中的结构，导致“真实运动”变成了“仿真行为”。这体现了技术介导下的身体隐私侵犯——即通过数字系统对身体的空间移动、肢体姿态进行约束与强制规训，使身体失去物理空间中的自主性。

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太空人的肢体行为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表明他的肉身和技术定向改造后已然形成了固定的身体图示。梅洛-庞蒂认为人类的身体有一种身体图式，它能在身体空间和外部空间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蕴涵的实践系统（张尧均，2023，p. 123）。这是个体与世界相关联的方式，一种先于思考的、对身体与空间关系的本能感知与协调能力。个体通过每一次感知运动来与世界实现接触体验，从而不断形成身体记忆，从而获得一种习得状态，并形成一种身体图式（卓承芳，2025）。外太空星球通过植入人工智能来操纵太空人的身体运动，实质上就是在重构其身体图式，使之服务于内部技术极权体系的运作逻辑。他的身体图式逐渐固化为符合统治秩序的标准模板，不再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而被重构为一种封闭、自洽、符合权力需求的结构。如此一来，个体在行动层面上的主动

性被剥夺，其身体成为一种嵌入系统、为技术服务的“伪主体”。太空人如同游戏中的 NPC 角色般，其一举一动早已被编程定义，继而丧失了掌控自己身体的自主性。他的身体不再具有原本与环境之间自我调节与生成的能力，不再是行动的主体，而沦为技术系统中可计算、可控制的对象。在这个技术极权国度内，本应服务于人类发展与知识探索的人工智能反而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被用于全面监督与规约人类身体与行为。在技术与资本权力的合谋下，个体的身体被剥离了生物属性，如同虚拟空间中可被人为塑造的符号一般，被迫沦为满足政治意图的工具。

太空人身体内部的自然反应还被异化成各种原始数据嵌入人工智能系统，这表明了技术极权对他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的无情侵占。信息隐私是个体免于信息干扰与侵犯的自由，可以防止个体信息泄露来实现（卢西亚诺，2016，p. 121）。在被迫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后，太空人的意识、代谢和情绪均被它无情读取，这体现了技术极权对个体身体反应的干扰与侵犯。太空人的神经递质活动、脉搏速率与情绪波动均被人工智能实时监测。他的情绪反应甚至可通过调整“边缘系统超频”（limbic system overclock）直接操控。当他因紧张导致呼吸加速时，人工智能会提醒“代谢率已超出可接受范围”，并威胁这样“将耗尽营养储备”。太空人的视力水平还必须与环境同频，他的“视觉敏锐度”会被人工智能自动调整，以适应黑暗环境。由此可见，太空人的神经递质、脉搏速率与情绪反映均被实时转化为原始数据，成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信息体”。信息隐私的侵占标志着太空人丧失了正常人身体自然反应的权力，他已然成为算法与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被技术体系“再定义”为可管理的对象而非主体性的存在。太空人本应具有自主性、主体性的肉体真身嬗变为一个被信息化、影像化的虚拟化身。他就如同网络空间中的网民 ID 或虚拟形象般，是国家权力框架监督下的透明存在。他无法拥有自由使用身体的权力，只能被迫沦为可视化、可计算、可接管的虚拟物件。

由于个体的信息构成个体本身，而非个体的所有物（刘晓华，2022，p. 188），太空人的信息隐私的无情侵犯，标志着其人格权的彻底丧失。他如同一个生活在权力规训下的物品，身体沦为可计算、可调节的机器。其必须时刻遵守规范（如保持合理的动作仪态），精神自由与行动自由被一并剥夺。

由此可见，太空人被具身虚拟化的身体是外太空星球严苛的等级制度、极端的审美标准和科学技术三者耦合下的结果（如图 1）。外太空星球科技的发展使国家机器的统治力量得到加强，并导致了统治阶级对科技的误用。科技所带来的便利仅为“创始人氏族”所有，恶果却嫁接到以太空人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以构建“完美人类社会”为幌子的外太空星球，其背后却暗藏着“科技为政治服务”的真相。这种科技极权国度最终导致了个体身体的具身虚拟化。社会中的底层个体的复杂和丰富多彩被科技彻底消灭（蒙柱环，2008）。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科技极权国度，杰米辛表达了对不受伦理约束的科技活动对人类身体控制与剥削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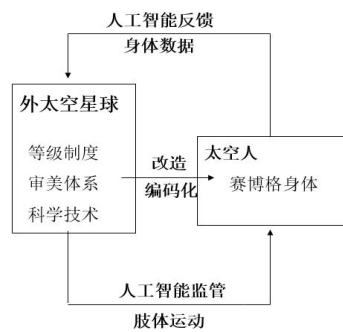


图 1 太空人身体的具身虚拟化机制

Figure 1 The Embodied Virtualization of the Astronaut

二、从具身虚拟到异化身份：伪科学话语对个体主体性的侵蚀

外太空星球除了运用科技手段迫使太空人丧失身体自主权外，还利用人工智能向太空人施加伪科学话语，迫使他认同自己的工具身份，压制其作为人本主义主体的精神性和行动力，将其塑造成稳固自身极权根基的“政治工具”。在此过程中，太空人的精神隐私（mental privacy）——是个体免于精神干扰与侵犯的自由，可以通过排除他人对个体的精神影响或操纵来实现——被无情侵犯（卢西亚诺，2016，p. 121）。太空人不仅在生理上被改造为任务的执行工具，更在认知与意识层面被剥夺反抗的能力，从而无意识地接受了国家所赋予的身份角色。这体现了具身虚拟化在个体身份认知层面的深度渗透。

在小说中，太空人所遭受的伪科学话语直接来源于与其脑部相连的人工智能。后者可以读取太空人的想法和话语，反过来又生成服务于政权的伪科学话语对他进行规约，这直接固化了太空人的工具身份。由上文可知，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为了外太空星球的极权统治而存在的，而在加入了人类的偏好后，它可以精准读取人类的话语，并具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能力。因此，这种与人类意志深度绑定的人工智能不仅成为生产权力话语的工具，也使伪科学话语获得了高度拟人化与不可侵犯的“神性”特点。它进一步抑制太空人的主体性，使其在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上完全依附于人工智能的设定，从而完成了科技极权对太空人身体与认知的双重规训。

在小说中，外太空星球极权统治的伪科学话语以人工智能为媒介，通过一种近乎“知识”或“真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极具不可侵犯的特性。由上文可知，太空人的肉身经改造后呈现出异于常人的赛博格形态，而人工智能则将这种形态的“优越性”和“理性之美”灌输给本人。它夸大太空人外表的“美丽”，称其这身体是“高级别”技术的产物，同时还不断向太空人洗脑“强壮”和“智慧”的特征。这种话语形式表面是称赞，实则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式的伪科学话语，它把身体性能与人类价值绑定在一起，把太空人作为“改造个体”的本质伪造成“超人”，从而否定了自然人自身的主体性与多样化身份认同。这种话语本质上是服务于外太空星球利益的意识形态性知识话语。它表面披着客观与科学的外衣，实则充当了权力运作的工具，不仅剥夺了太空人的自主判断能力，也进一步维持并巩固了统治阶级在外太空社会中所享有的物种与身份优越性。在算法时代下，科技早已超越了生产力范畴，其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并进而由批判生产关系的基础成为了为政治合法性做辩护的工具（修明圆、张新宁，2025）。经过长期的灌输，母国的极权统治与优生学原则被美化和合理化，潜移默化地植入太空人的认知，使其无意识地接受母国对其身体改造的合法性，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与自由”的体现。然而，他本质上并非民主科技赋权下的“进化产物”，而是被塑造为服务统治集团意志的“顺从存在”。人工智能话语以其不可侵犯性持续塑造太空人的身体认知，使其深度认同自身存在完全依赖于话语所赋予的角色。他被迫相信：唯有服从命令、维持系统运转，才可确立作为母国“上等公民”的身份。太空人获得的每一分“美誉”，虽表面体现肯定与奖励，却完全受制于算法逻辑；在感受到认可的同时，他也更加深陷于母国技术与权力共同建构的规训体系，而人工智能话语的不可侵犯性，使得这一认知几乎不可被质疑或抵抗。

人工智能还通过“美化”极具剥削色彩的返地任务，让太空人“自愿”成为掠夺资源、巩固极权统治的帮凶。赫拉细胞是外太空星球维持核心技术运转的核心资源，但由于该星球自身无法实现细胞的有效克隆，它在本质上被迫依赖地球的持续供给，在无形中暴露了外太空科技文明对地球生物资源的极度依赖。因此人工智能将获取细胞的任务包装为“拯救外太空文明的唯一途径”，突出了其“拟

人化”的特征。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今天的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算法武器”，被广泛用于观念引导与认知干预（常江，2025，p. 67）。因此，为国家服务的人工智能就如同统治阶级的“化身在场”，以关怀、劝导与道德召唤的口吻向太空人灌输“使命”与“责任”的话语。其“拟人化”并非简单模拟情感，而是通过营造对话与共情的幻象，使国家权力意志以温和、理性的面貌被主体主动内化与认同。这种伪科学话语夸大了资源稀缺性与任务紧迫性，以掩盖其制度性缺陷与掠夺本质，塑造了太空人对自身作为的“救世主”认知。他仿佛获得了一种虚伪的“神性”，从而无意识地忽视了自身作为被操控工具的异化处境。人工智能常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假目标（超越人类的智能）以胜利者的姿态使人类自觉受它的支配，而且这个结果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苏晨生，2023）。太空人被迫把“奉命执行任务”内化为“自我实现”的崇高理想。他将人工智能强加的殖民性任务误认为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进而接受了自身的奴役状态。太空人所追求的“拯救文明”的愿景，实则是技术体制对其身体与意识全面控制的结果，是一种由“虚空目标”包装出的制度性规训。

人工智能还向太空人不断灌输“污名化”地球的各种伪科学话语，逐步塑造了他对地球的负面认知。这本质上是极权统治在虚拟空间中的延伸，从而加深了他的身份异化程度与认知规训。由于外太空星球与地球两个星球存在文化和地缘的双重隔离，这种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太空星球对地球社会的集体想象：人工智能断言地球生态崩溃，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宜生存的鬼城”；同时宣称地球人“思维迟钝、精神怯懦”，嘲讽他们混杂的皮肤违背自身的优生学原则，将地球人定义为“文明落后”的种族。这类话语不仅散播了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更借助“科学”的外壳合理化了外太空星球的技术极权。在这种话语体系里，外太空星球是优越的标准，而地球被塑造成特殊、偏离、次等且需要被管理、被拯救的存在。这种对立是服务于统治与支配的“暴力等级制”（Van Dyk, 2016）。其实质上延续了外太空星球典型的殖民逻辑——通过贬低“他者”来确立自身的优越性与掠夺合法性。而这种殖民逻辑则通过人工智能话语向太空人传播，体现了数智时代下极权统治的新形态——利用人工技术输出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深度伪造和智能聊天机器人，批量生产高度逼真、刻意制造阶级矛盾的虚假信息，将人类行为与资源获取挂钩，实现“表面不强制却有效”的行为引导（Barbrook, 2000）。因此，从未与地球接触的太空人首当其冲，被迫接受了有关前者的负面消息，继而失去了对事物的自主认知，不自觉地对地球的文化 and 环境产生厌恶感和排斥感。他沦为服务于国家政治意图的棋子，不再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而是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出的“伪主体”。在“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话语中，太空人的身份认同被迫建立在对地球文化与环境的贬低之上，其存在方式因此被纳入并服务于外太空星球的阶级结构与极权逻辑。

在这种被包装为“真理”的伪科学话语操控下，太空人的认知被国家意识形态定向重构。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不再源于自身的自由意志与精神能动性，而是来源于外在话语对“价值”的定义。太空人的信息隐私因而被无情侵犯，在拥有异化的肉身形态后又被迫接受异化的“工具性”身份，这体现了具身虚拟化技术对个体身体与身份的双重渗透。

三、消解的具身虚拟化——太空人的救赎

《紧急皮肤》不仅展现了技术极权对个体的消极侵蚀，还描绘了个体摆脱控制、重建主体性的可能出路。当太空人发现地球的真实面貌与其长期被灌输的伪科学话语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时，他的意识逐渐觉醒，选择通过重塑身体形态来摆脱规训，并联合地球人抗衡科技极权的统治。个体的身体是在

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来的产物；它既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对象，也是民族国家自身的隐喻。而小说中科技普惠、文化包容的地球社会成为了太空人摆脱具身虚拟化技术的场域，它让太空人从被规训的对象转变成了反抗主体。这不仅象征着身体对科技极权潜在的反叛作用，更揭示了在包容性更强的人本主义社会中，被具身虚拟化的个体重获主体性的可能性。

在外太空星球的统治者离开后，剩下的地球居民开始对同胞持有绝对的包容心，这为消解太空人被具身虚拟化的身体形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外太空星球通过身体能力来界定个体价值，体现出极端精英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但这一理念未被地球居民认可。相反，地球社会更注重保障拥有不同身体条件的个体在生存与社会参与上的平等权利。科学技术并非为少数精英独享，而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改善与认知提升，推动了平等、公正与社会整体福祉的发展。地球社会认为生命本身具有价值，认为衰老是自然过程而非缺陷，因此老年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无障碍设施。地球社会同样对残疾人持包容态度，为他们设置了专门的坡道和宽敞的门道，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地球社会不仅容纳了个体的肤色多样性，并以自然、平和的态度互相对待。弱势群体被承认为同类而非彻底异质的他者，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被赋予价值与意义，这种对待同胞包容、开放的态度极具人本主义色彩（Oliver, 2011）。技术不再成为压迫、剥削个体身体的利刃，而是被用来改善生活条件、满足多样化的身体需求，帮助每一个人更方便地参与社会活动。其功能在于支持人类的日常需求，而非对人施加控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技术发展中的中心作用。

此外，地球人还大方接纳了太空人这个“外来物种”，这表明地球社会在面对异质个体时仍保有包容与接纳的能力，同时也折射出地球文化强调多样性与共同体精神的价值取向。太空人初到地球时因恐慌而劫持人质并攻击他人，但警察仅仅只是用非致命的泰瑟枪（taser）令他暂时昏迷，并大方地提供了医疗照顾。地球人不仅没有惩罚或囚禁这个潜在的“入侵者”或“威胁者”，反而主动满足了他的需求——提供他冒险前来寻找的赫拉细胞培养物。负责照顾太空人的志愿者杰莉莎（Jaleesa）甚至主动提供额外样本和保存容器，以保证太空人顺利完成采集任务。这种对待“外人”的行为已然完全超越了功利计算和安全至上原则，映射了基于信任、同情和修复而非惩罚与排斥的理性人本主义关怀。理性人本主义主要是强调科学知识的作用，向往一种合理的自然和社会秩序。它并不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也不认为人就是最可贵和最根本的存在（胡敏中，1995）。地球人对自身同胞与太空人的关怀以两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与外太空星球统治阶级利用技术具身虚拟化个体肉身，以巩固自身统治的极权思想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地球人的人本主义关怀体现为一种去工具化的伦理实践，它不以个体的生理特征或社会功能为评判标准，而是强调每一个生命体的内在尊严与存在价值。个体身体因此被重新赋予情感、尊重与社会参与的权利。地球社会的治理逻辑更趋向于福祉导向而非绩效导向，其在对待残障者、老人、少数族裔以及“外来者”时所表现出的制度性包容与实践性平等，正是对技术极权活动的扬弃与博弈。这种人本主义关怀不仅从源头上促进了具身虚拟化机制对太空人主体性的冲击，也在实践中确立了以合作、理解与共存为导向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

地球居民的道德自觉还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合理化，使个体主体性得以维持，并在实践中抵制了具身虚拟化对身体的物化与操控。地球废除了基于国界的资源壁垒，实行全球资源的统筹与按需分配，从制度上有效缓解了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阶级冲突，并提升了整体社会运行的效率与公平性。同时，

居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已然落地，每个人都有食物，每个人都有地方住。在地球上，没有居民会因贫困而丧失生存尊严。人本主义思想肯定社会福利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福利不应是施舍和慈善之举（钱宁，2004）。这种全体居民共享的生存保障与福利，使居民从基本生存焦虑中解放，赋予他们生存自主权，与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作为“外来者”的太空人，可以获得一个补贴的住所（*subsidized shelter*），甚至还可以享有在地球工作的权力，有着足够维持生计的津贴。在这种人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保障下，太空人不必再像以前一样为了生计将身体交由技术体制支配，从而沦为被操控的具身化工具。由此可见，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不仅体现在理论价值上，更通过制度性安排得以实践化，凸显了社会制度在调节权力关系、平衡资源分配以及保障个体自由与尊严方面的关键作用。地球上极具人文主义关怀的制度通过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与生活尊严，重新建立起个体身体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制度性支持让个体可以获得生存权力，自主参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作为工具被动服务于权力的需要，从根本上动摇了具身虚拟化对个体身体的控制机制。

在地球上，高质量的全民教育体系已全面建立，这促成了个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经验的理解，并强化了其在身体话语上的自主权。在小说中明确提到，地球人之所以能奇迹般修复居住环境，靠的并非是单一的“花招”，而是在“每个人获得体面的教育”后，集体智慧爆发的结果。这种全民教育体系打破了外太空星球由“技术工人”（*Technorati*）和“创始人氏族”（*Founder Clans*）垄断知识的精英模式，瓦解了知识与权力的绑定结构。它推动了知识去中心化的进程，使太空人不再仅依赖技术来理解自身与世界，从而有效限制了具身虚拟化对个体的支配。在太空人未亲身接触地球环境前，人工智能生成的伪科学话语作为“不可侵犯”的信息来源，切断了他亲身感知与判断外界事物的渠道。太空人因此深陷超空间中，他沉醉于现时体验，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感知周围世界，也不能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方向，其身体和周遭环境之间产生惊人断裂（李世涛，2008，pp. 64-66）。但在地球人的帮助下，太空人逐步恢复了对周围环境和自身状况的认知：在杰莉莎（*Jaleesa*）学者的介绍下，太空人开始对地球有了全新认知，他喜欢上了地球的森林，沉醉于日落和夜晚的空气抚摸新皮肤的感觉。这些细节呈现了太空人对自然之美、感官体验及生命奇迹的深刻认知。在地球人的引导下，他逐步确立了自身身体在周围环境中的位置。

在小说后半部分，一名自称“哥哥”的老兵带领太空人参观博物馆，向太空人展示了“创始人氏族”（*the Founder Clans*）从地球“大迁徙”（*Great Leaving*）的历史。太空人最终意识到其祖先殖民与掠夺行为的本质，并正视这些贪婪的行为给地球带来的灾难。但老人对外太空星球统治者本质的揭露，冷静而深刻，旨在帮助士兵正视历史而非煽动复仇，这表明了地球人对历史的理性反思与和解姿态。杰莉莎和老兵传授给太空人的知识如同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般，唤醒了意识的觉醒，让他察觉到了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与处境（胡建，2021）。加之个体的主体性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质性互动而确立的，太空人在地球人的知识体系下，身体与环境互动获得了自身对地球和母国全新的生理感受、情感与认知（冉聃，2013）。太空人因此得以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性，这表明外太空星球的具身虚拟化机制正在因地球人的真实在场而瓦解。在杰莉莎和老者的帮助下，太空人对身体经验重新理解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地球全民教育体系在促进个体自我认知和主体性建构方面的关键功能：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他们均通过教育获得了自主认知周围环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可以对科学技术和历史话语进行理性分析，实现认知与社会经验的有机联结；同时积极参与公共讨论，成为推动社会持续修复与进步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地球社会的全民教育体系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注重人的个性

发展和自我实现，居民们享有自我实现和获取知识的权力，这与人本主义的教育观高度呼应（董羽，2025）。在地球高质量的全民教育体系影响下，太空人获得了全新的身体经验。人本主义教育体系所唤醒的感知力和思辨力，使太空人摆脱了母国单一认知模式的束缚，他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经验和生活实践重新建立对世界的理解。这一过程明确彰显了教育在个体确立主体性与认知自由中的重要作用。

在小说最后，太空人下定决心与地球人一起抗争极权统治，并让老者拆除了身上的人工智能系统，这标志着其母国具身虚拟化技术的彻底瓦解。由上观之，地球社会展现的“技术向善”和“以人为本”思想与外太空星球这个技术极权国度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杰米辛通过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乌托邦”国度，体现了她对于“技术向善”伦理观的高度认同。其更彰显了人道关怀、制度保障和全民教育三者对于破解具身虚拟化、恢复个体主体性及重建公共理性的重要作用（如图2）。



图2 人本主义社会对具身虚拟化的瓦解作用

Figure 2 The Disintegrating Effect of Humanistic Society on Embodied Virtualization

杰米辛在《紧急皮肤》中所构建的地球仍有其局限之处。其虽然是一个科技普惠、文化包容的人本主义社会，但却未展现出更高层次的发展追求。它的发展似乎停留在“维持现状的安稳”，缺乏探索未知、突破自我的动力，甚至对科技的发展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保守态度。地球社会虽然秉承人本主义发展观，掌握了远超殖民者的技术，例如能将塑料转化为呼吸性的纤维素平台、能制造无电磁辐射的高效科技、能轻松培养赫拉细胞并实现皮肤的纳米转化等，但这些技术仅被用于修复地球环境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小说中未提及任何集体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没有星际探索的计划，没有生命科学的深度突破，没有文明升级的追求。相比之下，殖民者的社会虽充满阶级压迫，却有着明确的“技术发展、种族延续”的目标，即便这个目标是畸形的。因此，杰米辛所构建的地球社会虽然呈现出某种“乌托邦”式的和谐与稳定，但在表层的安稳之下却潜藏着另一种潜在的危机——即由“过度满足”与“目标缺失”所生成的停滞风险。当技术仅服务于修复与维持，而不再承担突破与创造的使命时，文明便可能陷入一种温和而缓慢的自我封闭状态。

结语

因此，杰米辛的《紧急皮肤》不仅反映了她对技术在缺乏伦理约束下可能导致个体身体与身份异化的深层忧虑，也揭示了她对技术在民主制度与人道价值的指导下，能积极服务于个体身体与社会公正的信心与肯定。通过地球与外太空社会的对比，小说不仅呈现了技术脱离伦理约束和人文关怀时可能带来的深重危机，更表达了科技惠民的人本主义社会可能存在的“自我封闭”危机。在数智文明持续演进的当下，《紧急皮肤》所勾勒的两种社会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技

术发展与以公共责任为核心的制度建构之间，人类社会仍然需要确立清晰的伦理与政治方向。唯有在保障个体权益的前提下保持开放与反思的态度，技术才可能真正转化为社会持续发展与人类自我超越的力量。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ang Zuni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2525-6198>

Wang Xite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2-1432-7752>

References

- Barbrook, Richard (2000). "Cyber-communism: how the Americans are superseding capitalism in cyberspace." *Science as Culture* (01): 5-40. DOI: <https://doi.org/10.1080/095054300114314>
- 常江 (2022): 《论数字媒体生态: 自动化、后人类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 [Chang Jiang (2025). *The Digital Media Ecosystem: Automation, Posthuman, and Activ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董羽 (2025): "教育家蔡元培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江苏高教》(06): 99-104。
- [Dong Yu (2025). "Educator Cai Yuanpei's Humanistic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06): 99-104. DOI: <https://doi.org/10.13236/j.cnki.jshe.2025.06.013>]
-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2016): 《第四次革命: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 王文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Floridi, Luciano (2016). *The 4th Revolution: How the Infosphere Is Reshaping Human Reality*, trans. Wang Wenge. Zhe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Gerson, Sage (2025). "Reading Beyond the Anthropocene: Indispensability as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NK Jemisin's *Emergency Skin*."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isaf062. DOI: <https://doi.org/10.1093/isle/isaf062>
- Gilarek, Anna (2022). "Historiciz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uture Retrospection and Temporal Estrangement in Kim Stanley Robinson's *New York 2140* and Nora K. Jemisin's *Emergency Skin*." *Roczniki Humanistyczne* (11): 37-50. DOI: <https://doi.org/10.18290/rh227011.3>
- 胡建 (2021): "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 《国外社会科学》(06): 123-130+159。
- [Hu Jian (2021). "Space as the Dominant of the Postmodern and Cognitive Mapping: A Commentary on Fredric Jameson's Postmodern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06): 123-130+159.]
- 胡敏中 (1995): "论人本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4): 62-67。
- [Hu Minzhong (1995). "On Humanism."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04): 62-67.]
- Jemisin, N. K. (2019). *Emergency Skin*. Amazon Original Stories.
- 贾军 (2006): "从唯物史观看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思想", 《湖北社会科学》(03): 95-97。
- [Jia Jun (2006). "Marcuse's Critiq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Hubei Social Sciences* (03): 95-97. DOI: <https://doi.org/10.13660/j.cnki.42-1112/c.007441>]

- 李世涛 (2008) : 《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 詹姆逊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Li Shitao (2008). *Reconstruct the Resisting Space of Culture: on the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Jameson*.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李珍 (2023) : “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02): 19-27。
- [Li Zhen (2023). “Real Self and Virtual Bodies: The Embodiment of Avatar in the Metaverse.”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02): 19-27. DOI: <https://doi.org/10.15994/j.1000-0763.2023.02.003>]
- 刘晓华 (2022) : 《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身体书写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 [Liu Xiaohua (2022). *Bodily Narratives in American Posthuman Science Fictio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蒙柱环 (2008) : “论美国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 《山东外语教学》(01): 97-100。
- [Meng Zhuhuan (2008). “On the America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01): 97-100. DOI: <https://doi.org/10.16482/j.sdwy37-1026.2008.01.004>]
- Oliver, Sophie (2011). “Dehumanization: perceiving the body as (in)human.” *Library of ethics and applied philosophy* (24): 85-97. DOI: <https://doi.org/10.1007/978-90-481-9661-67>
- 欧阳灿灿 (2015) : 《当代欧美身体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Ouyang Cancan (2015). *Contempora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in Bodily Critiqu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彭兰 (2019) : “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 《新闻记者》(12): 4-12。
- [Peng Lan (2019). “Digital Human Existenc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eparable ‘Virtual Entities,’ ‘Digital Components,’ and the Irreducible ‘Embodiment.’”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12): 4-12. DOI: <https://doi.org/10.16057/j.cnki.31-1171/g2.2019.12.002>]
- 钱宁 (2004) : “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 《社会学研究》(01): 46-52。
- [Qian Ning (2004). “From Humanitarianism to Civil Right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oral Ideas in Modern Welfare Politics.” *Sociological Studies* (01): 46-52. DOI: <https://doi.org/10.19934/j.cnki.shxyj.2004.01.006>]
- 冉聃 (2013) : “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 《哲学动态》(06): 85-89。
- [Ran Dan (2013). “Cyberspace, Disembodiment, and Embodiment.” *Philosophical Trends* (06): 85-89.]
- Rhee, Jennifer (2023). “Humans and Posthumans.” In Stratton, M. (Ed.),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English*. Routledge: 98-108.
- 苏晨生 (2023) : “伦理殖民——论人工智能的伦理对人的伦理的反向建构”, 《自然辩证法究》(09): 71-77。
- [Su Chensheng (2023). “Ethical Colonization: On the Reverse Construction of Human Ethics by the Ethics of AI.”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09): 71-77. DOI: <https://doi.org/10.19484/j.cnki.1000-8934.2023.09.019>]
- Van Dyk, Silke (2016). “The othering of old age: Insights from postcolonial studie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39): 109-1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jaging.2016.06.005>
- 汪民安 (2022) :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
- [Wang Min'an (2022). *Body, Space and Modernit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修明圆, 张新宁 (2025) :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生成原因与防范策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02): 116-123。
- [Xiu Mingyuan, Zhang Xinning (2025). “Ideological Security Risks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s: Causes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02): 116-123. DOI: <https://doi.org/10.15938/j.cnki.iper.2025.02.018>]

杨庆峰(2007):“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与技术身体——唐·伊德的‘三个身体’理论之简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12-17。

[Yang Qingfeng (2007). “Material Body, Cultural Body and Technological Body—A Brief Analysis of Don Ihde’s Theory of the ‘Three Bodies.’”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1): 12-17.]

张尧均(2023):《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修订版)》。崇文书局。

[Zhang Yaojun (2023). *The Metaphorical Body: A Study of Merleau-Ponty’s Embodied Phenomenology (Revised)*. Chongwen Publishing House.]

卓承芳(2025):“梅洛-庞蒂的具身体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世界哲学》(01):60-70+209。

[Zhuo Chengfang (2025). “Merleau-Ponty’s Thought of Embodi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orld Philosophy* (01): 60-70+209.]